

「楊說」三星堆之四

三星堆 當然有文字

近年的三星堆再發掘，雖出土眾多物件，卻未見古蜀文字。三星堆究竟是否存在文字？古玉器上的符號與石刻留痕，以及陶器上的「陶文」，恰恰是後人去理解古蜀的鑰匙。這些民間遺物蘊藏着源源不絕的歷史脈絡，或許在未來科學考古中得以揭示。所以，三星堆只是我們對古蜀文字謎題探索的起點。

◆文、圖：楊永年

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成都的頂級學者揚雄，大概已被在秦和漢早期就確立的「大一統」觀念洗了腦。在中原黃帝後裔統治者們堅決斷層古蜀炎帝文化的意識形態主旋律中，寫出《蜀王本紀》一書，強調「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於是，一頂沒文字、無文化、蒙昧野蠻的帽子，就給以現今三星堆遺址為視窗的古蜀戴上了。這頂黑帽子一扣就是兩千年都取不下來。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古蜀沒文字」幾乎是學術界的一種共識。

到了八十年代，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思想的解放帶來學術的活躍。劉瑛、孫華、李復華、王家佑、李學勤等一批學



◆圖三：「魚鳥王朝」共同執政的玉雕作品。

者，指出古蜀是有符號或文字的。可惜！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器物數以千計，但相關古蜀文字的符號僅13例，且多是以單字生成在多個器物的殘部，無法「看圖識字」，只能「望文生義」，更不能生成字句，表述歷史。2021年的再發掘，出土物更多，但迄今未見有古蜀文字的報道。所以三星堆的轟動效應至今未能拉動對古蜀文字的確證與研究。

筆者以為三星堆當然有文字！三星堆站上了空前的歷史高度，甚至包括世界古代史的高度。沒有文字是絕對不符合邏輯的。再者，筆者經近四十年對民間存在的古蜀遺物的收藏或鑑賞，擁有一定證據。所以此「楊說」更多是物證說。

◆圖一：古蜀玉琮上的符號「魚」。

◆圖二：古蜀玉琮上符號「鳥（鳥）」。

一、契刻在玉（石）器上的古蜀符號和文字多是「意」指祖源和族屬。圖一、圖二是一件古蜀玉琮上的兩個符號，「魚」和「鳥（鳥）」的圖形十分準確。三星堆遺址對應的古蜀時限應該是「魚鳥」。這在出土金杖（皮）的「魚」與「鳥（鳥）」刻圖上是證據確鑿！圖三是「魚鳥王朝」共同執政的玉雕作品，那兩位共擁一「鉞」的首領的下方各有一個刻符，或已經可稱為文字的，是「魚」與「鳥」嗎？

二、契刻在玉（石）器上的古蜀文字已經在記事了。圖四、圖五是一件古蜀璋形器。一面是兩個披髮的古羌人（也應是古蜀族人）在驅趕象群。為什麼？保護他們的莊稼。見左端的禾苗形刻圖，這應該是在佐證《「楊說」三星堆之三》提到的，古蜀象群的消失原因。該璋背面有五個文字，是已經成文在述事了？這類「配圖文字」筆者收藏有數件，不應是孤證。目前在民間收藏中也有這樣的「配圖文字」，但筆者以為多不可信。那樣的宏篇大著，那樣的四方端正，與三四千年前的解玉工藝和成文水平是不相符的，仔細去看，同一字很少在重複使用，這就失去了文字的使用功能。



◆圖六：已有成文的古蜀陶書。



◆圖七：竹簡上的古蜀文字。



◆圖八：麻布上的古蜀文字。



◆圖九：龜殼上的古蜀文字。

三、多元融合的古蜀「陶文」是華夏諸個原始文字的先驅。筆者收藏的（疑似）古蜀文字以「陶文」為最多，其字數以千計。將字或文字刻在泥板上，或再加以「陶化」，應該是世界古文明的一項通例。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的最初文字都是「泥板書」文字、上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田昌五先生就指出，在商代之前，即在甲骨文出現之前，中國很可能有一個以陶器為書寫材料的「陶書時代」。筆者猜想，這個「陶書時代」所記述的莫非就是夏王朝，甚至夏王朝之前的中國歷史？

四、民間發現的「古蜀文字」或多或少是可以找出「源流關係」的。它與馬家窯文化柳灣陶文，與大汶口文化丁公陶文，與大溪文化楊家灣陶文，無論在構形、結體，甚至指意，都可以找出些遺韻或者關聯。而上述三處古文字出現之地，也正是三星堆人的先祖在民族遷徙中的經過或保留之地。雖然目前的科學考古還未發現古蜀文字，但民間的蛛絲蠟跡卻是大有存在。相信古蜀文字終歸會在科學考古中出現的，因為現今的三星堆遺址發掘僅是冰山一角。報章紙短，無法多說。拙著《祖源記憶》一書中，有專章解讀古蜀文字。



◆圖四：古蜀璋形器，該面是兩個披髮的古羌人（古蜀族人）在驅趕象群。



◆圖五：古蜀璋形器，該面有五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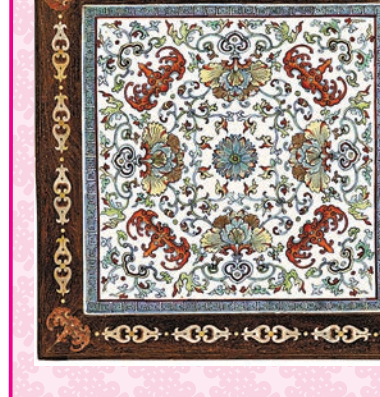
◆圖十：青銅器上的古蜀文字。



◆明末清初紫檀嵌百寶帶履平頭案。



◆明末清初紫檀嵌百寶帶履平頭案。



◆明末清初紫檀嵌百寶帶履平頭案。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古典家具與「百寶嵌」

在明代嘉靖年間，揚州一位名為周翼的漆器工匠，以名貴材料入畫，通過材料特殊的質感和顏色組成圖案，並嵌於漆器或者木器上，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古典家具裝飾手法——「周制」。

其實，漆器鑲嵌工藝古已有之，早在1936年學者已在商代遺址中發現了嵌有磨製成不同形狀綠松石的漆器殘片。然而，「周制」的創新之處在於以多種名貴材料拼接成圖案進行鑲嵌。工匠把精細繪製後的瓷片、金屬片組成圖案，或是在螺鈿鑲嵌工藝的基礎上，加入金銀、珍珠、寶石、象牙、牛骨、珊瑚、碧玉、瑪瑙、碑磬等材料，組合成的花卉、山水、樹木、人物、樓台等圖案，隨光而動閃耀着靈動的色彩。華麗的百寶與簡約的器物造型相呼應，強化裝飾效果。相傳此技法在製作之初，由於工匠被權臣嚴高所控制，只供權貴圈內部享用，直至嚴高失勢之後才逐漸推廣興盛。進入清代

之後，「周制」的叫法逐漸被更為通俗易懂的「嵌百寶」或「百寶嵌」所替代。尤其在乾隆時期，先後出現了王國琛、盧映之、盧葵生等工藝名家，百寶嵌盛極一時，出品了不少富麗堂皇的百寶嵌製品。乾隆年間的學者錢泳所著的《履園從話》中對百寶嵌形容到：「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然而由於材料珍貴且用工繁複，這種工藝更多見於體型較小的漆器之上，在名材黃花梨、紫檀家具上鑲嵌者甚為罕見，尤為珍奇。在去年的《香港珍藏大展》中，便展出了一件「明末清初紫檀嵌百寶帶履平頭案」，以百寶工藝嵌梅花，將表現詩畫的意境融入家具之中，構圖清雅不影響整體的簡練之感，盡顯蘇工惜料如金、以小見大的工藝。筆者收藏的一對「明末清初紫檀門彩纏枝花木凳」亦在同場展出，其凳面的邊緣、凳腿上皆鑲嵌有各種顏色的晶石，左右對稱，極為工整。

◆明末清初紫檀門彩纏枝花木凳一對。

中大與故宮博物院合辦特展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創校60周年，中大與故宮博物院合辦「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展覽由即日起至2023年11月5日於故宮博物院文華殿舉行。另，故宮博物院將於10月22日至23日舉行「宋拓視野：碑帖珍本的鑒藏、審美與傳播學術研討會」。

是次展覽及教育項目獲北山堂基金、龍湖集團、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的支持，展出中大文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珍藏的40件宋拓碑帖以及其他藏品，綜合展示古代碑帖的收藏、鑒定和研究。展覽分設三個單元，包括「《西嶽華山廟碑》及漢唐碑刻」、「《淳化閣帖》及宋代法帖」和「《游蘭亭》」。

展覽開幕禮上，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致辭時表示：「自創校以來，中大對傳統中華文化及中國人文價值的重視，始終如一。『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正是中大60年來堅守的使命。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正好是中大可以發揮我們連結中國與世界這重要優勢的時刻。中大文物館成立至今已52年，透過展覽與研究，連結古今藝術文化，促進學術文化交流。這一次，故宮博物院與中大合辦是次展覽，具有重要意義，讓我們向世界推廣中華文化，並延續我們緊密、友好的合作關係。」展覽期間，中大文物館與故宮



◆「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展覽於故宮博物院文華殿舉行。

博物院合編的《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同時出版，向各界分享合作研究成果。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博士亦於開幕禮上致辭，他表示：「此次展覽，既是故宮博物院與香港中文大學過往密切合作的又一成果展現，又是未來深度合作的良好開端。我衷心期望雙方能借此契機，一起講好文物故事，講好中華文化的故事，一同開啟歷史全新篇章，為進一步加深內地與香港地區文化藝術交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推動文明交流互鑒貢獻力量。」

此外，2024年中大文物館新館「羅桂祥閣」開幕之際，將舉辦《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碑帖珍本特展，館藏宋拓珍本將載譽歸來展出，讓香港觀眾一睹古墨模茂的珍拓與書法之美。

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

日期：即日起至2023年11月5日（逢星期一休館，展期內10月2日除外）
地點：故宮博物院文華殿